

馮欽哉門楊虎臣(一)

徐思賢

——四十年前往事漫憶

隨侍 蔣公遊覽華山

四十年前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日，正當「西安事變」前一句，筆者很幸運的有一個機會，隨侍革命領袖委員長 蔣公遊覽西嶽華山。因為西北部隊中第七軍軍長馮欽哉將軍是山西人，領袖知道他是一位忠貞樸實的幹部，特邀他同遊華山。當時我正在第七軍軍部任少校參謀，馮軍長為免他的鄉音過重，言語表達有不清之慮，於是命我隨侍左右。由華陰出發，一共有十八乘轎子，我也被分配一乘，這十八乘轎子中有當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、隴海鐵路局長錢宗澤、憲兵團長蔣孝先先生，以及 領袖隨從秘書蕭乃華先生等。一行經過「玉泉院」、「沙羅坪」，到達「清河坪」的大寺中小憩後，繼續前進，至「回心石」時大家下轎。「回心石」是警告遊人到此是否考慮繼續前進抑知難而退的意思。當時第一日的目的地是「北高峯」，一過「回心石」，第一個擺在面前的奇峯是「千尺聳」，實際不止千尺，此乃必經之地，懸崖削壁，坡度甚陡，必須手拉鐵環，足踏僅六十公分之石孔，攀登而

上，可說步步驚險，令人不敢回頭。當時錢宗澤局長很幽默的用口吹出火車汽笛聲，讓大家隨「笛聲」進退，便於行動一致，以策安全。好不容易的走上「千尺聳」，經過「百尺崖」，在日落之前，終於到達「北高峯」。北高峯上有平原，有泉水，有參天古柏，並有一座寺院，寺中道人都是紅頭白髮，出塵絕俗的清高之士。是晚即宿於寺中。

在山上三日，所有膳食均由隴海鐵路局事先備妥，並以西餐宴客。這次出現在華山上的西餐，可以說是華山有史來的第一次。當晚我與蕭乃華秘書被分配於同一客房，我倆雖屬初交，却歡若故人，曾就當天的遊歷經過，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：第一是「千尺聳」如此艱鉅的工程，當時既無水泥，又無電鑽，如何能使鐵鍊在石壁上生根？並且每行一段，即可見「陝西省某某縣所獻」鐵牌，足證這條攀山鐵鍊是眾志成城，金石為開的傑作；而環節與環節之間，因使用年代過久，磨損後僅有一米厘之厚度，經過多年風吹雨淋，居然仍能担当此重責大任，確屬奇蹟！第二是位於「北高峯」上的寺院，建築雄偉，規模宏大，但

是當時如何能將這些建材運到山上？而又如何開工鳩建？同時發現寺內有一口徑兩人合抱之粗的大水缸，滿貯清水，供人食用，這個水缸又如何運到山上而能保持完整無損？第三是頭一天的路程既已如此艱鉅，第二天繼續登高，可能更形驚險，不知將至何種程度？當時我們二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，那就是我中華民族雄踞東亞五千年，具有此悠久光榮的歷史，實全賴先民人定勝天，冒險犯難的指標，和後人繼往開來，艱苦奮鬥的實幹精神有以致之。

是晚飯後，與蕭秘書得聞「老君掛犁」的古蹟，即在寺後，乃相偕往觀；但因掛犁之處位於絕壁之間的山物中（據說距離地面有五十華里之高），必須伏於岩上伸頭向下俯視，方可得見。於是與蕭秘書相互由後方拉住雙腿，分別探視，只見一鐵犁懸掛於石壁上，好像由石壁上生出來的一樣，傲視羣山，奇妙異常。是時適逢委座蔣公身披大氅，散步至此，獨立於岩石上，坦然俯視此一勝跡，面帶笑容，神色自若。蔣公見到筆者與蕭秘書時，微笑問好，惺惺慈祥，平易近人，蔣公偉大的風範，令我畢生難忘。

翌晨我正以照相機攝取勝景時，又見「委座」散步於寺院附近，並囑「早餐後續向蒼浪嶺進發」。「蒼浪嶺」也是絕壁，左右均不見平地，兩旁鐵鍊腳接而上，坡度約有九十度。走完「蒼浪嶺」乃到達「南高峯」，在「南高峯」上抬頭可見「仰天池」。後轉東峯西峯，其間有兩大勝景，一為「涅涅榭」，一為「鶴子翻身」，兩處均極驚險動人，當晚仍返「北高峯」住宿。

第三日早餐后，仍沿上山路幾乎是垂直的面壁而下，戰戰兢兢，誠惶誠恐，上山既不容易，下山尤為艱苦。安返華陰後，全部人員換乘隴海路火車到達西安。迨抵西安，蕭秘書乃華特以「峨嵋訓練集」全集題字相贈，作為紀念。我與蕭秘書相聚雖僅三日，却一見如故，共歷艱險。不料是月雙十二西安事變之時，蕭君不幸殉難。



陸軍第七軍軍長兼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在西安事變時堅決擁護中央，與楊虎臣反目，並通電討楊。

距華山同遊，不過十日，並知其一週後將赴西德深造，蕭君英年，遭此不幸，迄今回思，猶不勝人琴之痛！第四日乃隨馮軍長返回大荔防次，結束華山隨侍之遊。

陸軍第七軍受命中央經過

民國二十五年，筆者擔任陸軍第七軍少校侍從參謀，時軍部駐節陝西大荔，扼守西安與潼關之要衝。當時的第七軍為西北部隊，除極少數幹部由中央相機調派外，其將領以迄基層，均為陝晉健兒。軍長兼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將軍，山西萬泉人氏，為人頗具慧見而有膽識，個性剛強，為西北軍將領中之佼佼者，深得委員長蔣公之器重。十二月二日，委員長華山之旅，除張學良陪侍外，尚有馮氏在側。惟馮氏與西安事變之楊虎城，兩人有二十七年休戚相關之悠久歷史，在事變之日，馮氏何去何從？當年在他們個人而言，這是一場理智與感情的大決鬥。終於能够明是非，識大體，及時受命於中央，這確是軍事上的一個轉捩點，使張、楊的銳氣頓挫，更由於領袖偉大精神之感召，正氣凜然，得化險為夷，平安回京，繼續肩負起國民革命大責重任，領導全國軍民從事抗戰建國的大業。

當時西北軍的實力，馮欽哉掌握其半，楊虎城為十七路軍總指揮，十七路下轄第三十八軍及第七軍，第七軍的戰鬥力尤勝三十八軍。因之馮氏服從中央指揮，楊虎城實力乃大為削弱。

十二月中旬，西北的氣候，已入北風凜冽，天寒地凍，欲雨欲雪的季節。十三日下午六時，余正因偶感不適，在宿舍中（一二六旅旅長官舍）稍事休養，聽柳旅長司機來舍傳言：「中央軍大批飛機西去，有轟炸西安可能」。當時我立刻拿起電話，找我的助手——參三作戰參謀馬樂上尉通話，馬上尉的答復，已經送來一份函件，閱後便知。待我回轉頭來，我的司機手裡就拿着此信，匆忙拆閱，始知西安於昨（十二）日發生事變，委員長被張、楊劫持之概略情形。我忽然覺得我們處境之危殆，惟有堅強剛毅勇敢沉着來應付這艱危的局面。我們有一分力量，就應當貢獻給國家，應有百分之百責任，要求得 委員長平安與脫險。接着又是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，在電話中一聽就是軍長的聲音，他問我：「病好了沒有？如病愈立刻來軍部一行。」我知道事態嚴重，由於精神力量的支持與責任心的驅使，使我自己的病體霍然而愈。

楊虎城致馮軍長文電

軍長在夜色蒼茫的辦公室中，面色嚴肅而沉重。當時將桌上的一份電報遞給我，電文內容如下：「大荔第七軍馮軍長欽哉兄同密：此次事出匆促，未及通知吾兄，請原諒。希速派兵三團佔領潼關，盼覆。弟虎城文（十二）叩」這裡我有二點說明：（一）十二日張、楊在西安發生叛亂，當時發出之謬妄通電，其具名者亦有馮欽哉之名，此事當係楊虎城一手代行。（二）四十年前電訊當然不像今日快速。這一通楊虎城的調兵遣將之電，

由西安到大荔，足足走了二十四小時，此電確於是（十三）日下午收到，已失機先之利。待余看畢此電，軍長即問：「你的看法如何？」當時我明瞭部隊的特性——西北軍，我明瞭楊（虎城）馮（欽哉）的淵源，我更明瞭 領袖安全的重要與本身的責任，問題在我心頭作片刻的迴旋，我避免作正面答覆，僅依侍從參謀慣常的口吻說：「請軍長是否先與王參謀長商量」，軍長表示搖頭，大有「天機不可洩漏」之概。正在進退維谷之時，由潼關接來的長途電話，要求軍長講話，對方發話的是陸軍第四十六軍軍長樊崧甫。當時的潼關，在十二日以前，無重兵駐守，僅有本軍少數看守倉庫之後勤單位，中央的第四十六軍原駐洛陽，竟在一夜之間，大軍先頭移駐潼關，已搶先佔領軍事要點。樊崧甫軍長為浙江縉雲人氏，驍勇善戰，以其調兵之神速，並能找到馮欽哉軍長直接通話，可知其機智之一般。

兩位軍長的電話接通以後，因樊的浙江官話與馮的山西土話，語音上的區別，同時線路上的干擾，馮軍長當時將話筒傳遞給我，命我代接。我們的問答如下：

徐：「我是馮軍長的侍從參謀徐思賢少校，軍長就在辦公室，我奉令代接電話。請示樊軍長，有何指示？」

樊：「我是四十六軍樊軍長。請問貴軍長西軍事變之事知道否？」

徐：「我們軍長在下午才收到電報，剛才知道。」

樊：「是否可派位代表來潼關，我們商談、

商談。」接着：「是否可以立刻來？」

經過請示，軍長同意我對潼關的答覆：「軍長立刻派人來晉見樊軍長。」

當電話掛斷後，軍長問我應派何人前往？我的建議是四十二師副師長郭仰汾較好。依我心頭的盤算，郭先生是黃埔一期學生，與中央軍協調甚為合適。但是軍長搖頭表示不贊成，他的理由是郭氏係陝西人，講話可能有隔閡，還是要我去走一趟。臨行時軍長的指示是：「你去看看再說。」這倒是一道突如其來的口頭命令。

車轆轤，風蕭蕭，一輛軍車於晚間七時許，由大荔軍部出發，以最高速度，向潼關方向疾駛，前面車燈照亮了通行的大道，後面飛輪捲起了陣陣的黃塵，中途經過渭河。車輛行人必須渡船，正在交涉渡船之際，對岸傳來機槍子彈上膛之聲，卡察、卡察連續於耳，同時傳來喊話：「不准過河，過河就打。」據判斷這是中央先頭部隊，依渭河之岸佈陣。我這邊隔着河岸，也喊話過去：「我是第七軍的參謀，你們樊軍長剛由潼關打來的電話，有要緊急的事邀我去潼關軍部的。」

「那邊哨兵傳來的回音：

「你等一等，我們得向上級請示。」當然經過了河岸與潼關之連絡，得到准許通過的命令，我才擺渡過河，但是對岸喊着汽車不准過去。當我踏上彼岸，那邊守軍荷槍實彈，以排長為首者上前盤詰，甚至要搜身，本人問其：

「以敵對態度對待友軍，有欠禮貌否？況本人是隻身空拳。」言談中察知其部隊為廿八師，眼見的部隊在數目上約一營兵力。甫到渭河右岸

，此時猛然由記憶中想起我在中央軍校高教班三期（二組）受訓時，有同組同班同學張開印者，是廿八師工兵營營長，距今僅只年餘；因及問及守軍排長，張開印是否仍在貴師任工兵營營長，據告本團團長即是張開印，立即向守軍連長借用電話，與張團長通話，並告以坐車不准渡河之事。張團長即時親來渡口，戰地相逢，倍感親切，張攜來空馬一匹，衛士一人，匆匆晤談，由衛士陪同，跳上其牽來之空騎，揚手向潼關奔馳而去。

潼關重鎮將星雲集

潼關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，扼陝西、山西、河南三省之要衝，此時此刻叛變事件又發生在西安，中央大軍駐節洛陽，此關險誰先掌握，誰就佔了地理上的絕對優勢。楊虎城於十二日致電馮軍長派重兵佔領潼關，亦無非在求先發制人。今晚我到達此兵家必爭之重鎮，戰雲密布，但仍保持着一貫的寧靜，而並無慌亂現象。四十六軍軍部即設在本（七）軍潼關招待所內，對我而言，地方情形熟悉，友人亦多，但今夕何夕，氣氛完全不同。此時客廳內燈燭輝煌，在座者星光熠熠，有稅警總團長黃杰將軍、教導總隊長桂永清將軍，以及四十六軍樊軍長等將領。我雖然官僅少校，職為參謀，但今夕來自不同的地方，均視我為西北軍之代表，目光一致向我注視，一時使我深感惶恐。

盛筵一席，專為來使而設，入席讓座，我傍主人樊軍長而坐，在飯桌上開始正式談話，首先

由樊軍長發言，以下是我們談話的概要：

樊：「你們（第七軍）的部隊，對此次西安事變，究竟是什麼態度？應該立即表明。」少頃之隔，「你們如不再表明你們的立場，我明天即派飛機轟炸你們的部隊。」

徐：「請軍長首先瞭解的，我不是一個叛徒，我是委員長的學生，亦是 委員長的忠實幹部。這次西安事變發生，我們軍長（指馮軍長）亦僅在三小時前接到楊虎城的電報（背誦楊虎城十二日來電），要求本軍迅即派兵三團佔領潼關。馮軍長並未採取任何行動，旋即接到貴軍長（指樊）打來電話，派我來此連絡。」

晉記潼關教暮

鴉夕陽投影洞

民家甘青西主

催人老汗洛東

歸感臨賒風雨

豈堪居陋巷管

弦常自出高衙

應懸掛夢蓮峰

雲銀戟摩娑競

物華

壬申冬同客潼關
今昔廿有二
年矣後觸前情幸致長
山以應
思賢吾兄雅屬
長少黃志

四十年前任稅警總團長兼
潼關警備司令黃達公親筆
書贈本文作者之詩句。

不在大荔，而在西安，昨日與張、楊為首的叛逆通電，馮欽欽亦簽署在內。」

徐：「馮軍長確是在大荔，由下列二點可以證明；其一楊虎城致電馮軍長，如軍長在西安，楊逆不必來電報。其二本人是軍長的侍從參謀，經常隨侍軍長行動，因為我在大荔，反轉來可以判斷軍長亦在大荔，潼關的機關首長都能認識我。剛才接電話的，首先就是馮軍長，因為他的鄉音太重，所以要我代接，請貴軍長（指樊）不要見疑。」

此時，在座之黃杰將軍亦表示：「我認識徐參謀，每次馮軍長行動，均有其隨侍。」由此數語解除了樊軍長的疑費。

樊：「如何使馮軍長表明擁護中央態度？徐參謀，請你提出意見。」語言中已感到一點親近。

徐：「我對我們部隊作一個概要的分析，向貴軍長（指樊）報告：第一，委員長對馮軍長一向器重有加，馮軍長受 委員長偉大精神之感召，忠誠不渝，一週前曾隨侍 委員長前往華山，三數日間，形影不離，馮軍長決不致昧於事理與張、楊合流。第二，問題關鍵所在是馮、楊之間有廿七年之久的歷史淵源，部隊組成平時均有鄉親戚友的關係，立時反目敵對，似有礙難。」

徐：「我提供一個粗淺的意見，若以馮軍長領銜，與在座各位長官聯名共同通電擁護中央，討伐張、楊，昭告全國，如此則馮軍長之意向自明。」

樊：「你們軍長（指馮欽欽）是否能同意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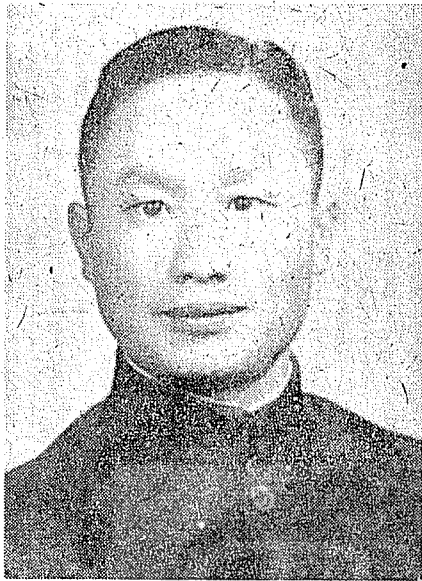
樊：「此事我同部後當相機運用，馮軍長同意或不同意，在今日午夜有電話向潼關回報。」因之，樊軍長即在席間着甫由陸軍大學畢業歸來，時任軍部副官長之狄醒宇執筆起稿，相約於通話後拍發通電。

全桌飯菜，無人食之甘味，大家均匆匆用膳完畢，於散席後，承樊軍長派車，星夜兼程，趕至渭河右岸，踏上渡船，急速渡河。此時本軍（第七軍）部隊亦在河岸佈防，與隔岸之四十六軍形成對峙局面，我亦無暇顧此，迅速坐原車返馳大荔。

時正午夜，寒氣襲人，涼澈心肺，天邊點點寒星，大地歸於靜寂。此時馮軍長正在院內獨自散步，徘徊又徘徊，思考再思考，頭髮雖然突然現白，眼中則仍光芒四射，尚不減英雄本色。我就在院內向其報告經過情形，婉陳如下：一、四十六軍之廿八師全部到達潼關，正在展開中，後續部隊亦源源而來。二、樊軍長及黃杰將軍等將領齊集潼關。三、潼關方面之將領得悉軍長效忠委員長，更為欽敬，現已以軍長名義領銜拍發通電，申明擁護中央討伐張楊。當時馮軍長的沉靜，反而使我有點緊張，我只得再補充一句：發表通電的事，潼關方面之將領多以軍長資深而望重，希望由軍長領銜。馮軍長的答覆很爽朗而坦然：「這沒有關係，因為楊虎城發表通電，也有我的名字，事先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。」我又報告：「剛才回來時，渭河邊岸，有我們部隊在佈防。」馮軍長表示：「我知道。」然後要我早點休息，並且諭知明日上午九時，已通知團長以上

幹部會議，命我參加。

向馮軍長告辭後，回到寓舍，立即電邀本軍修械所所長呂忠祥（因此人係我所介紹）來寓一談，面告去通信隊為我接通潼關電話，監視接線者不得竊聽。我對潼關樊軍長在電話中，僅告以：「電報同意了。」於是南京之中央日報乃於十二月十五日，刊載中央社鄭州十三日電稱：「馮欽軍長以張學良背叛黨國，怙惡不悛，十四日特在防次表明態度，擁護中央。本日息：陸軍第七軍軍長兼四十二師師長馮欽，對中央向具忠誠，駐防剿匪，亦至努力。此次張學良在陝叛變，發出謬妄通電，馮氏亦被捏造冒名參加。現據確息，馮氏頃有電致監察院于院長右任，聲述對西安事變事先毫未與聞，今後當唯中央之意旨與命令是從云。」之新聞報導。



四十年前本文作者任第七軍少校侍從參謀時在陝西大荔留影

第七軍軍部重要會議

第七軍軍長兼四十二師師長馮欽，副師長郭仰汾、參謀長王榮燦、一二四旅旅長武士敏、二四七團團長行海亭、二四八團團長景行之、二四九團團長王宏業、一二六旅旅長柳彥彰、二五〇團團長王克敏、二五一團團長薛如蘭、二五二團團長景子勤、補充團團長李子清、特務營營長劉道平、砲兵營營長姚以俠、工兵營營長徐蘭谷、輜重營營長李子固、侍從參謀兼紀錄徐思賢（筆者本人）。以上一張名單，就是參加軍部重要會議的人物，部隊習慣早起，開會時間是上午九時，僅有短短的三個小時（清晨的五點半至八點半）。我所要做最重要的工作，是試探他們的傾向，作會前的運用。最後希望能影響他們的意念，共體時艱，擁護中央。

我必須先分析一下與會人員的情況，作為策劃運用的依據：副師長是黃埔一期生，傾向中央應無問題；二四七團是本軍中戰鬥力最堅強的一個單位，團長行海亭，他在營長任內，我是他的助手——副營長，我們兩人在那時還保持着深厚的友誼，當年這個部隊裡有句俗話，形容行團長的戰鬥實力，那話是：「楊虎城的天下有我馮欽說一半。」接着是：「馮欽說的天下有我行海亭一半。」二四八團團長景行之，一年前與我同在軍校高教班受訓，接受革命的薰陶，亦應傾向中央無疑。補充團團長李子清，為人正義剛直，同時學識根基甚佳，部隊歷史悠久，同

事們對他的為人頗為尊敬，因之他的講話在部隊中，最有份量，軍長亦能接受他的意見。當他任軍官大隊大隊長時，我任中隊長，有部下長官之誼，向極親切，較易談話。惟其中之二五二團團長景子勤，是最危險的人物，他是楊虎城的馬弁出身，凶惡險毒，異於常人。

在晨曦中，我分別拜訪了李子清團長、景行之團長。記得當時李團長很激昂的表示：「難道我們不跟隨一位英明的領袖，而去跟一條凶惡的狗走嗎？」當時我即建議他在會議上應首先仗義執言，李子清以「當然」為答，完全達到預期希望。行團長的感嘆是：「楊虎城太不應該了。」景行之團長亦堅決表示，「絕對擁護中央」。尤其是前者兩人，代表了部隊的正義與實力。武、柳兩旅旅長忠於領袖，忠於黨國，無多顧慮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似乎吞下了一顆定心丸。還有那個危險人物景子勤，我沒有敢去看他，我想，有了前三位團長的合圍，諒這這馬弁出身的團長也動彈不得。

會議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準時舉行，會議室門外警衛森嚴。首先馮軍長說明西安事變前並無所聞，繼即要我將昨夜去潼關經過向大家報告，詢問大家對此事的意見。果然，李子清團長首先發言，指責張、楊所為是不正當的行動，目前我們國家內憂外患，應該團結一致，擁護中央，共赴國難；但未敢直言應該出師討伐楊逆。繼之行海亭、景行之兩位團長起立，表示附和和團長意見。馮軍長當又詢問武士敏旅長，武表示軍人應忠貞為國，不齒張、楊之不正當行為。柳旅

長亦表明態度，與武旅長意見相同，如此大勢已定。會議結束時，馮軍長的結論是：「你們的意見我知道了，你們大家立即各返防地。」當然，這其中還有很多複雜的因素，盤旋在馮軍長的一方寸之間。

逮捕楊逆軍法處長

十二月十四日，黃昏來臨時，馮軍長指示我一項新任務，他說：「楊虎城派來了軍法處處長張依中，率領攜有武器的便衣人員約十二人，現正在朝邑（距大荔軍部約三十華里）二四七團部，命我即刻至特務營調派排長一員，率兵三十名，分乘卡車二輛，去朝邑將張之便衣人員繳械，並將張依中押來軍部候審。我當即欣然從命，因為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由於這種堅強的措施，證明了軍長已有堅定擁護中央的決心。因此也有了與楊反目的藉口。

二輛卡車，載了一排武裝士兵，在我率領之下，傍晚八時許，抵達朝邑二四七團部，與團部警衛人員取得連繫後，一彈未發，在我這個不速之客的發號施令之中，繳下了他們帶來的十二枝全新德製駁亮槍，並命武裝弟兄三十人細綁這十二個便衣人員，押解上車待命。然後我再往行團長之住所，與之晤面，張依中其時正躺在炕上抽鴉片，見我突然來臨，感到非常驚訝，所謂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」的徵兆，已呈現在他眼中。我們在表面上依然寒暄了一陣，但在我看來，他已無法維持心頭的寧靜，他正在燒烟，由於膽戰心驚，雙手發抖，弄得煙籤插不到煙斗的孔中

，接着我說明：「奉軍長命令，聽說張處長到達本軍防地，因為最近兩天電訊中斷，西安方面狀況隔膜，請處長立即去軍部談談」，張故作鎮定的答稱：「我是奉楊先生（指楊逆虎城）之命，持函去山西見閻錫山先生的，沒有去大荔的必要」。我又說：「軍長既然有請，可能另有重要的事，要與處長面商，現在外面備有車，還請處長命駕一行」。此時行團長亦勸說：「既然軍長派徐參謀來接，還是去一趟吧！」當然，張依中心裡有數，事實上亦非去不可。當他起身離開昏暗如豆的鴉片煙燈，走出溫暖的寢室，看到走廊上排列着整齊的士兵，駁亮槍上裝着雪亮的刺刀，在寒夜裡閃閃發光，因而兩腿發軟，蹲了下去，走動不得。當時由兩人上前挾持上車，讓他坐在駕駛室的中央位置，我坐在他的外側，車門外還站着兩個武裝弟兄，發動引擎，疾駛大荔軍部。

當我與行團長分手時，他拉我在一邊，細聲地告訴我：「張依中此行的任務；第一要策動本團叛變；第二要行刺馮軍長。是我（行團長自稱）在電話中密報軍長，想不到派你來採取行動。但是事先我已為你作了一個最好的安排，使你馬到成功，不費吹灰之力，你應如何酬謝我？」我說：「軍長必有重賞，你希望要什麼酬勞，儘管吩咐。」他指指十二枝繳下來的全新駁亮槍，意思是這些勝利品應該歸他（那時的風氣是英雄愛槍）。我當即領首承諾，後來我面報軍長，將這批新槍全部賞給行團使用。在歸途中，亦可說就在任務完成後，我才清楚了事實的真相，同時我又聯想到，為什麼這種任務要我來執行？特務營有

的是能手，其中定有緣故，可能因為我不是陝西人，不致於有意外狀況發生的顧慮。

張依中受楊逆之命，煽動二四七團叛變，主要是因為馮氏不能接受楊逆之命派重兵搶佔潼關，仍按兵不動，固守原防，同時亦獲悉馮與中央方面連絡頻繁，並簽發討逆通電，足見對自己不利。因派親信密來本軍，慫恿戰鬥力最強之二四七團倒戈作亂，同時謀刺馮欽哉，以洩其恨，若行刺如其所願，我必首當其衝。終因行團長之忠貞愛國，楊逆詭計不能得逞，不但本軍化險為夷，而且楊逆還白白的犧牲了一個軍法處處長和這十二名便衣。

回到司令部時，軍長正在等候，我已完成逮捕任務，人犯們交由特務營收押看管。以後的審訊，該是我們軍法處的事。當時本軍的軍法處處長，為郭魯瞻先生。

自馮軍長處置了楊逆虎城派來策動叛變及行刺的張依中後，他與楊逆二十七年歷史相關的情誼，由於理智的勝利而告決絕；擁護中央，效忠委員長的果斷的選擇，已更明顯。因之我想到另外一件事；軍部有位劉格非中校，他是張學良派來的連絡軍官，每日與我保持公務上的接觸，同時因與我們住於近鄰，大家習慣早起，又約同常在太荔城頭作環城競步運動，公私情感，頗為融洽。可是今日立場不同，為防止發生意外，我乃向馮軍長報告劉格非究應如何處理，軍長當即指示：要他即向特務營劉營長報到，暫時限制行動自由。我以平日友誼的身份，特地陪他去特務營，請劉營長對其生活，好好照顧。（未完待續）